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書

與張鹽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子城土。工歲前畢事，包砌東北一隅，猶未周浹。見甄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恐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獲稻，比自虛。



耗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自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摧酷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願承教不敢爲纍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嘆嘗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以孟子所喜亦曰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贊喜之牘竊

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爲賢者輕重也歸正人伊信者嘗至庭備論以賢監司宣布聖朝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綈因薄賜之今不復叫呼矣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計次第闢聞也使華過此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後自知理曲復藏避不欲迫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喻之以理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且就即申聞其詳簿書捐絕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勿畧尤甚公私文書類難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嘗置架閣庫元無成規殆爲虛設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登諸其籍若有稽考若云秋以來文

案全不容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誠公案申級已又續索所毀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封不知在否尋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累日不得即追薛諒如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勢必撻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索人若不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三人皆知責侯命若不妨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

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竟此數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蘄榮屈彥誠二事且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知能從否要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屢得雨高田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占以爲必稔未知果驗否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獲今巡守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久已因循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即已遠逃今固無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且將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

平時為害之盜今盡捕獲能為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已密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內有六七輩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輒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所駁之說無道理此間檢斷官具析之文條理粲然謾令錄呈得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殺之家訟當陽勘因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為健訟者已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嘗遭徒刑矣即判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

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在郡某亦嘗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此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

所疑今本軍具折則其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囚已於絞刑上定斷獨以殺人無証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加張文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時亦嘗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知小憲臺法司黃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窘王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為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聽而已張文前輩其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錄敢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來張文有公劄問人材某嘗以兩縣宰與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守臣莫不至甚有冤濫也張

文尊年諸事未可自致恐反致疑也韓官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護之恃契愛流瀆伏幸恕察

### 與豐叔賈

某迂疎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強其所劣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葺爾小壘頻歲送迎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闊然山曠田蕪人踵稀少戶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子城今幸向畢春間廨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久積壞幾不可支吾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匱乏重以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所

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懷焉未知所以善后倘有以後督而振掖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曰相安所為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衙行李幾為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信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此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它日或可望第自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

水登蒙泉山頂禱雨靈應甚著三祝文薛漕處有之是間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頗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為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為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凌遽遣此更須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次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為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嘗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為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滄。距川。又曰。予創

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為。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為而為。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為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况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為太甲卒為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為中材之主。以



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  
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大公昭  
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  
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  
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  
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况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  
力相助入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見理  
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  
得通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碍隔塞處多但增尤

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臣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  
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歎也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賁侍座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至如  
風露凄清星河銷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  
後殿方池爲鑑迴溪爲珮冰玉明瑩雪霜騰耀則噴玉新  
亭真蓬壺瀛洲已方士徒爾幻怪安知真僊在此而不在  
彼也竒石悉已如數置之作者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  
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峯跬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  
玉泉亦蒙點化光價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

皆有望於門下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家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者自  
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覲面去年百八令  
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遣人家信緣信脚  
到處爲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賢士相愛得任且住  
若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緣頂笠便行亦且無礙不須擬議  
不勞學劃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可人續  
不得慧命事忙來人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德之譴也慰唁勤至益重悚  
惻臧張二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之以其有自新之意姑  
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役豫蒙軫念尤佩厚  
意長林艱得竹木不免以累治下旋令納去百緡煩令計  
費續當奉償郡中以予城之役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  
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承欲一來諸遲百旣

二

荐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美健美某鄉有復程帥惠江西  
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見  
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

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此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禮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證爲尚書右丞。或與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

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子以文書期會之際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賜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感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

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

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斃刀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

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嚴賽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  
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政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  
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  
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  
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  
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  
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  
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  
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  
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

生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乖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  
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論大抵言古事是非  
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  
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  
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  
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  
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  
臣乃今日請復為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

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  
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  
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  
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  
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  
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  
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  
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  
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  
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

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  
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邪。此  
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  
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  
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昇以邊城。來見吏民。祇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  
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載  
僞。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煩使。荐塵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  
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

對祥曦誤蒙聖獎噴煩東省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  
下風而增抃固願報其綿力以自効於昌時基王維州  
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  
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  
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  
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厲素心庶幾尺寸上裨  
遠畧附近消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僭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  
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授襄陽東護隋郢之脅西  
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  
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  
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  
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澤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焉灘瀨  
不能以濡軌者尚多有之倘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  
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  
者反之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  
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



千疆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庫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  
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其竊謂郡無城郭使在  
內地尚且不可况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焉鑄不固無以  
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  
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借毫末之費  
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  
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  
越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  
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  
滿小壘綿薄仍歲迭迎事力單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

會計用鞵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見已包城十丈  
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坐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  
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  
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包砌  
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  
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城不異墻屏思患豫防又有廟  
筭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遺於勢而徂於習則足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疆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曰奚獨我貴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

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邀。視已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六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取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綿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

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邪。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又至于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根。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蔕。根固於怠忽末。於馳騫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

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  
辨公其諒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  
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  
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  
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  
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于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  
于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徽言告成  
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

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廢子訓人正人至於  
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誓  
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  
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為吏  
而不任其責乎今為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  
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  
加民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  
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况非

夷狄未嘗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末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觀民之罪。愧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為吏可知已。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郴據嶺為荆湖南。徽官章文。郴之南。徽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愚忠樸。頡蒙悍勁。而不能為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

與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愚。忠。樸。頡。蒙。悍。勁。而。不能為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早。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年。吳。侯。鑑。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關。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為。以。寧。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間。田。以。粟。之。士。之。

稟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  
詁旨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  
時。聞爭效。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為變。忠敬輯睦。尊君親  
上之風。藹然為興。牒訴希闕。岸嶽屢空。日晝為求。簿書期  
會之事。僅費數刻。兵侯策勲。文史擾于里居。間則益發泉  
石之秘。倘佯談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中州殆不如  
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為條教以曉其父  
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  
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  
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

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  
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如  
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  
澤浸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  
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磨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陷邪  
蹊。脫塗淖。而棲爰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緩帶。所無  
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為  
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  
罪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  
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為辭章

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汝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旣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

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業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牧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

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

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曰。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言。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



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迂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軾、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迂，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

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譴諱，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撲屏，伏檢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

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

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照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妄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而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數矣。又益甚之。去藝之。正可又妄言小人附

託何所不至。紹興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窺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充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以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頽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

炳靈，於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邪？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著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不相曉者，足下皆不受，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孟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命。尹白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谿漁釣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耜植杖之流。孟子蒙沮於臧倉受唾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大王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大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警。夏之命。繕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鬻。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亡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心腹。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途巷。况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騰。文

公實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扶橫流不限天常民彝所不可  
泯絕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賊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  
訓積存珠亡轉為藻績邪釋縲解正漫真淪又轉而給寇  
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  
矛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是  
為齟齬以聳觀聽然如孤豚之咋虎者當十八九總其實  
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  
夫子生於周季嘗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  
矣矣載贊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  
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

宮造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予賜  
偃商由末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  
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  
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  
強之以事有若它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  
樂之辭為口實者其果真為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  
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躡藉詩禮其勢然也戰  
國嬴秦無足復遺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為義帝發喪  
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  
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

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也。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見其說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寔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揜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必不可復。至以為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遠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

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証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誥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爲教家藏其秩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下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

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歛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徹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福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後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有六日以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舜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

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迫。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為愚為不肖。舜、禹、湯、於是而教。天命於是而惇。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為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

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以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



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旣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偉。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寧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皋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爲之者矣。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況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聖嘗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

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寺不皆有，亦視官府事  
力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論也。臨川  
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莅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  
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致。余嘗  
至簿廳見其解字，乃京所治新。今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  
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  
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  
設，余既諾之矣。余追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

疾記之。紹熙辛亥六月中，澣象山陸某記。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七



